



那拉提风光 那拉提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供图

这个夏天 一起“趣”草原

初伏已过,大暑将至,各地纷纷开启盛夏高温模式。与此同时,草原却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在新疆那拉提,河谷草原牧歌遍地、鲜花满山,直让人“归来衫袖有天香”;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、呼伦贝尔草原和乌拉盖草原,“黄金牧场”牧草青青、牛羊正肥,蒙古包、篝火晚会、羊肉

串和奶茶让人流连忘返;在四川塔公草原、热尔大草原,雪山在望、湿地点缀,充满浓郁的川西北草原风情;在西藏羌塘草原,仁青休布错、扎日南木错、当惹雍错、色林错等高原湖泊一“错”再“错”,穿行其间,目不暇接;在甘肃山丹军马场,“骏马好似彩云带,牛羊好似珍珠撒”,策马奔

腾,恣意潇洒……

这,就是夏天的草原。它是绿色的,也是五彩斑斓的;是清凉的,也是热情如火的;是朴素的,也是妙趣无穷的。它属于牛羊、骏马、苍鹰、黑颈鹤,也属于牧民和游客;属于你,也属于我。本期,就让我们一起“趣”草原,尽享夏日缤纷时光。



归来衫袖有天香

文/马力

我到天山下,扑进那拉提。山路,朝上盘折。天丰台,天云台,天界台,天牧台,天成台,天神台……看草甸,看丛林,看河流,看雪山,看苍鹰,看飞云。山弯幽僻处,闪过几间冬窝子。冬窝子,土坯垒砌的矮屋。牧民在山间越冬,靠它。搬离后,久无人住,屋架散了,墙体坍了,不要紧,它会像朽透的老树从客倒下,烂作泥,回到温暖的土地。也有人心思巧,着意缮葺,便让冬窝子不废。依提根塞那边有家牛栏餐吧,就是这么来的。坐入,吃手抓肉,咬牛奶馕,齿颊之间,盈着草原风味。

一道浮雕墙,断崖般横在高朗的天底下。顶上塑着金色光轮,太阳那般明耀。那是那拉提的图腾哟!我的心瞬间被灼得炽热,几欲仰拜天山之神。

天界台,天界台!有人跳脚嚷,忽然成了孩子。我快步登那木栈道,选了一个前无遮碍的地儿,把欢悦的目光放出去。低处是青草覆盖的河谷,高处是草色铺展的山岭,而天上和人间的界限也在这里分着了。世界正从两边向我呈示巨大的差异,而一切又全在绿意中实现了谐调。

几团乳白色的烟霭在林杪流淌,飘逝的那刻,绿色以波澜的形式掀涌着,激荡着,冲向旷莽的山野,迅速完成对每个角落的占领,任何细小的空间也不放过。这明洁的浓艳的绿,卷尽各样颜色,俨然成为色彩的主宰。蓦地,山形柔了,山容秀了,山色鲜了。

“独倚阑干凝望远,一川烟草平如剪。”我就这么痴痴地在坡冈上观景。绿,是那拉提的颜色。哪里没有绿呢?可是像那拉提这种大海般壮阔的绿,绿到高山,绿到河谷,绿到原野,绿到川流,竟至绿到天边,是令人感动的,惊叹的。这是绵延的绿,瑰奇的绿,神异的绿,

浪漫的绿!一山之绿包围过来,顿添无限清凉,整个人都轻快了。云中的神啊,雾中的仙,你是,我是,我们都是!

青碧的山,一峰一峰地连着,显出一种悠然的意态,尚似浪在舞。山的坡面尽朝低处斜去,伸向宽坦的盆地,平阔的草野。那里有银亮的溪水,有吃草的牛马,还有云朵般的毡房。

毡房,牧民的家。我们来的这户,穹顶豁出一个圆洞,透亮的天光顺着这个口子漏下来,映得壁毯、幔帐和衣裳红红绿绿。地面平铺刺绣花毡,踩上去,脚底喧软。摆列的种种物什,不是炫示财富的道具,而是表露平凡生活里应有的品质;善良的天性、诚朴的本色,还有同丰足衣食相伴的欣悦感。

设了长案,盘、碟、杯、碗和筐箩摆了一溜,盛满吃食。奶疙瘩、葡萄干、烤肉串、包尔沙克……包尔沙克是滚油炸出的长方形面块,做法跟油条几不相差,蘸着奶茶吃,口感好。主妇用红柳枝串羊肉块,放火上烤,肉香、树香飘在空气里,馋人。可惜我受用不了它,却连喝了三碗酸奶。这家的酸奶,味正。

毡房外,乐手弹奏冬不拉,拉响库布孜。扎头巾、着长裙的姑娘,戴白毡帽、穿花背心的小伙儿,舞如莲花旋,袂袂飞扬。跳的是《黑走马》,还是《加尔加尔》?我,一个乍到的生人,听不出来。只觉得那欢快的节奏,出自喜乐的心。

热烈的舞曲感染了我,也想跟着跳。

草原上,逢着喜事,不光有赛马、叼羊、姑娘追,还有“恰秀”。恰秀是哈萨克族的礼仪:撒出一把糖果,求个幸福吉祥。

歌中唱:
看那牧场盖起座座别墅,
看那度假村在山林深处;
看那红男绿女骑马追逐,
看那欢声笑语传在山谷。

我爱听这首《恰秀》。“游牧人家”广场立着石雕:三个女人,满面含笑,年长的那位双手高扬,像在抛出什么,又似迎着草原上升起的一抹朝霞。

这一带,紧邻着山。山上的草场,隆起很大的斜面,柔缓的线条远近交叠,又有明暗光线的切割,尤显出丰富的层次。强烈的质感撞着我的眼。我对苍天喊,我对莽原叫:多好呀,曼妙的立体造型!

那拉提的草、花、树,我初识了许多,眼生的更多。党参、柴胡、马蹄叶、老贯筋,我们北大荒的林子里有的是,故不隔膜。哪是沙棘,哪是山莓,哪是贝母,哪是卷耳,哪是柳兰,哪是香藜,哪是翠雀,哪是车前,哪是紫菀,哪是糙苏,哪是橐吾,哪是荨麻,哪是葶苈,哪是酸模,哪是烟堇,哪是鹤虱,哪是榆梅,哪是花楸,哪是离子芥,哪是虞美人,哪是白屈菜,哪是点地梅,哪是黑加仑,哪是野百合,哪是青椰木,哪是密叶杨……我见识浅,一时辨不清。我只感到,这山间的草,这草间的花,这花间的树,馨芬沁怀,蓬勃的生命力无可抗拒,好像不会转黄变衰,永远。

我也站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草,一朵花,一株树。

卡普河从雪山奔来,清凌凌的。在当地人看,这本是一条湍遽的河;可我的眼底,草边的水流得却不急。冰雪融化的河水哟,涓涓地淌,直淌进我的血管里。卡普河水不息地向前,汇进巩乃斯河,再入伊犁河。我盯着从草碎石间轻溅的点点水花,送它们远行。

盘过几道弯。不少青年聚在溪畔。一截断去首尾的老树干,桥似的横在溪面。有人坐上去拍照,身后是两棵相依的树。树冠瘦长,塔形。看出来了,是雪岭云杉。这种树,喜湿,多在阴坡上。雨瞧树身秀颀,没有三五百年,长不成这个样子。引这并立的树来做衬景,是用光影寄托爱的情感。这处风景小品,堪称媚好。

听着天真的歌笑,瞅着纯净的眼神,我想起雁荡山,仿如又见皎月下的夫妻峰。

溪边,数匹马低颈饮水,又仰起头,长鬃一扬,仿佛要追天上的云。

几个年轻牧民翻身上马,猛抖缰绳,跃了出去。跨上骏马,他们就是呼啸的风,比风还猛烈;就是舒卷的云,比云还高远;就是进闪的光,比光还迅疾。

奔马的姿态真美,雄健、骁悍。草上飞。

“天马来兮从西极,经万里兮归有德。”赤身黑鬣的伊犁马,敢情就是汉武帝歌吟的乌孙马呀!

跑累了,几匹马打着响鼻,踱到树的清阴下,歇息。骝色马身,绿色树冠,白色毡房,蓝色天空,嘿,一幅明秀的画!

毡房前,有个上年纪的女人蹲在炉前煮牛奶。岁月雕刻出她多皱的脸。手里的活儿,她干得虽慢,却挺细。入口的东西,容不得丝毫马虎。炉子坐在一个圆盘里,铜的,拭得锃亮。炉上伸出一截烟囱,冒出很淡的烟。房里放一个大盆,盛满发酵好的酸奶。床上趴着两个小孩子,拿着电脑玩游戏,瞟瞟我,咧咧嘴。

更往深山高处行,一头扎进雪莲谷。前面提到的天神台,便是这儿。此处海拔虽则不低,草木仍顽强生长,比起稍矮处交柯的林带,葱郁却还不及。山体发白,发枯,不能深惊其绿,岩壁的峥嵘头角聊可端详一番。崖底乱石堆叠,环壑深堑的吃兀是掩不去的。雪峰和冰川矗于清霄下,望之恰似雪莲花。雪莲花快盛放了,傲然的风姿显示天山的气质。圣洁之感,我找到了。

坡道上,一个牧民家的小孩,抱着羊羔看大山。他的眼睛真亮。纯稚的眼光四射,将草原的世界童话了。

大人们卖吃的。奶茶、酸奶、油饼子。

风在山谷里穿行,吹上身,沁凉。殊觉碧丝绿枝,自能近人。

夕阳从低昂的峰峦后泛出金红的光,那么柔和,那么温煦。光影投在崖顶,积雪扯出的灰白条纹也瞧得愈明。

天上的草原呀,勾留数日,染了一身绿。真是“归来衫袖有天香”。苏东坡的话,叫我用上了。

花香,草香,流水香。长长的日子里,梦都是甜的。

新疆喀什地区有条盘龙古道,不少人会因为“今日走过了人生的所有弯路,从此人生尽是坦途”这句宣传语而特意前往。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,那拉提也有一条盘龙古道,据说是一条为景区“量身打造”的生态旅游线路,也是新疆第一条生态样板路。

我们去盘龙古道之前,已经在那拉提景区穿梭了两天时间,每天沉醉在牧歌遍地、鲜花满山的那拉提,其实对盘龙古道并没有太大期待,然而每次有这样的想法,大多数时候会被“打脸”,此行亦是。

盘龙谷是那拉提主打景点之一,地处那拉提河谷草原与空中草原的中介地段,所以实际上这两天的时间,我们已经无数次路过盘龙谷,手机和相机里留下的一条环线观光道。谷内层峦叠嶂,幽谷密林,深处遍布奇花异草、瑞兽珍禽,是深藏于草原腹心的一处山林秘境,但因为间或点缀着毡房和冬窝子,以及马匹羊群,盘龙谷便有了人间烟火气。

乘车入谷,虽然环山而行,但是步履移换,目不暇接。一路宛若画中穿行,天空是纯净的蓝,白云从山峦起伏处不断翻涌生长,车窗外皆是各种层次的绿。7月初的那拉提草原,多以嫩黄的野生油菜花为主打色,间或点缀的五彩花海几乎被“吞没”,近处只有一片嫩黄色编织成新绿,一直从草地铺陈到远处起伏的山峦,层层叠叠,绿色渐次加深。

我们停留的第一站在蛟龙出海观景台,这是盘龙谷的一处山顶坡地,也是盘龙古道能抵达的最高点。从木栈道走上去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地,被环形的栈道拢在坡顶,草地上还设立了好几处秋千式的座椅,游客来了,可以绕着木栈道看漫山遍野的周边风景,也可以坐在秋千上慢慢摇。山顶所见风光随视角不同而不同,可以远眺谷底城镇,可以欣赏远处的山坡和草地,还可以看到奶白色的毡房,也可以对着一片林海发呆,甚至还可以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,看展翅的雄鹰一遍遍掠过。耳边不断有贫瘠到可怜的夸赞声传入耳朵:“也太好看了吧!怎么这么美!”

这里我们停留的时间最长,大家都不舍离去,不算太长的一条木栈道像是连接了现实与虚幻的空间,即使人群都

从此人生 尽坦途

文/邓敏敏

分散在这个区域,四面八方环绕着群山峰脉,仍是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颜色最远的绿来自杉林密布处,有一顶毡房远远地安在小山坡上——“你见,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。”那一刻,仿佛能共情游牧民族的无边幸福,代入其中,想象住在这里的一年四季,日出日落。

蛟龙出海的下一站就是卧牛岗。导游告诉我们,这里是一道平缓宽阔的长条形山梁,形状酷似一条俯卧在山谷间悠闲吃草的老牛。我们站在观景台,就像是登上牛背远眺。卧牛岗山谷是盘龙谷无数山谷中最具经典性的一座,集沟坡林溪综合地貌于一体,幽谷密林,缓坡深溪,眼前景色美得惊人。

盘龙谷道应该是我走过最惬意的环山路,完全不用担心会不会晕车,除了路本身比较平缓,满山满谷的美景功不可没,一路上可以尽情饱览那拉提最美的山光云海、深谷幽壑,还有最密集的雪岭云杉丛林,当然还有最美的哈萨克族的家园和山野牧歌。有时候一个转弯就是一顶毡房,有时候一个转弯就是马群在悠闲啃食,甚至会挤到谷道上来,全靠满车的人好言好语哄着才能让出路来。让我最惊喜的一次转弯,居然凭空冒出了七八个当地牧民,他们开心地围坐在一起喝奶茶聊天唱歌,看到我们经过,快乐地和我们打招呼,令人只恨不能马上下车融入其中。几乎每一处转弯都有惊喜,越是转瞬即逝,越是念念不忘。

盘龙谷还有那拉提最美的落日余晖以及漫天星光,当我们离开的时候,厚厚的云层已经四散飘荡,落下来再落下来,让人分不清远方丝丝缕缕的到底是云絮还是牧人的炊烟。都说世上有桃源,这是唯一一次想做桃源人。